柳州文鈔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柳州文鈔
卷六

► 卷七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六 • 記

館驛使壁記

凡萬國之會，四夷之來，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。奉貢輸賦，修職於王都者，入於近關，則皆重足錯轂，以聽有司之命。徵令賜予，布政於下國者，出於甸服，而後按行成列，以就諸侯之館。故館驛之制，於千里之內尤重。

自萬年至於渭南，其驛六，其蔽曰華州，其關曰潼關。自華而北界於櫟陽，其驛六，其蔽曰同州，其關曰蒲津。自灞而南至於藍田，其驛六，其蔽曰商州，其關曰武關。自長安至於盩厔，其驛十有一，其蔽曰洋州，其關曰華陽。自武功而西至於好畤，其驛三，其蔽曰鳳翔府，其關曰隴關。自渭而北至於華原，其驛九，其蔽曰坊州。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，其驛六，其蔽曰邠州。由四海之內，總而合之，以至於關；由關之內，束而會之，以至於王都。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，旁午而至，傳吏奉符而閱其數，縣吏執牘而書其物。告至告去之役，不絕於道，寓望迎勞之禮，無曠於日。而春秋朝陵之邑，皆有傳館。其飲飧饔餼，咸出於豐給；繕完築復，必歸於整頓。列其田租，布其貨利，權其入而用其積，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，勾會考校之政。

大曆十四年，始命御史為之使，俾考其成，以質於尚書。季月之晦，必合其簿書，以視其等列，而校其信宿，必稱其制。有不當者，反之於官。屍其事者有勞焉，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。勞大者增其官，其次者降其調之數，又其次猶異其考績。官有不職，則以告而罪之，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。史五人，承符者二人，皆有食焉。

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，貞元十九年，南陽韓泰告於上，始鑄使印而正其名。然其嗣當斯職，未嘗有記之者。追而求之，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。今余為之記，遂以韓氏為首。且曰修其職，故首之也。

嶺南節度饗軍堂記

唐制，嶺南為五府，府部州以十數。其大小之戎，號令之用，則聽於節度使焉。其外大海多蠻夷，由流求、訶陵，西抵大夏、康居，環水而國以百數，則統於押蕃舶使焉。內之幅員萬里，以執秩拱稽，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，以譯言贊寶，歲帥貢職。合二使之重，以治於廣州，故賓軍之事，宜無與校大。且賓有牲牢饔餼，嘉樂好禮，以同遠合疏；軍有犒饋宴饗，勞旋勤歸，以群力一心。於是治也，閑閎階序，不可與他邦類，必厚棟大梁。夷庭高門，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，下周於步武。

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，且專二使，增德以來遠人，申威以修戎政。大饗宴合樂，從其豐盈。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，其位，公北向，賓眾南向，奏部伎於其西，視泉池於其東。隅奧庳側，庭廡下陋，日未及晡，則赫炎當目，汗眩更起，而禮莫克終。故凡大宴饗、大賓旅，則寓於外壘，儀形不稱。公於是始斥其制，為堂南面，橫八楹，從十楹，饗之宴位，化為東序，西又如之。其外更衣之次，膳食之宇，列觀以遊目，偶亭以展聲，彌望極顧，莫究其往。泉池之舊，增浚益植，以暇以息，如在林壑。問工焉取，則師輿是供；問役焉取，則蠻隸是徵；問材焉取，則隙宇是遷。或益其闕，伐山浮海，農賈拱手，張目視具。

乃十月甲子克成，公命饗於新堂。幢牙茸蘸，金節析羽，旆旗旞，咸飾於下。鼓以鼖晉，金以鐸鐃。公與監軍使，肅上賓，延郡僚，將校士吏，咸次於位。卉裳罽衣，胡夷蜑蠻，睢盱就列者，千人以上。鉶鼎體節，燔炮胾炙，羽鱗狸互之物，沉泛醍盎之齊，均飫於卒士。興王之舞，服夷之伎，揳擊吹鼓之音，飛騰幻怪之容，寰觀於遠邇。禮成樂遍，以敘而賀，且曰：「是邦臨護之大，五人合之，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，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。曠於往初，肇自今茲，大和有人，以觀遠方，古之戎政，其曷用加此！」

華元，名大夫也，殺羊而禦者不及；霍去病，良將軍也，餘肉而士有饑色。猶克稱能，以垂到今。矧茲具美，其道不廢，願訪於金石，以永示後祀。遂相與來告，且乞辭。某讓不獲，乃刻於茲石云。

興州江運記

御史大夫嚴公，牧於梁五年。嗣天子舉周、漢進律增秩之典，以親諸侯。謂公有功德理行，就加禮部尚書。是年四月，使中謁者來錫公命。賓僚吏屬，將校卒士，黧老童孺，填溢公門，舞躍歡呼，願建碑紀德，垂億萬祀。公固不許，而相與怨咨，遑遑如不飲食。於是西鄙之人，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，願刻岩石。曰：

維梁之西，其蔽曰某山，其守曰興州。興州之西為戎居，歲備亭障，實以精卒。以道之險隘，兵困於食，守用不固。公患之曰：「吾嘗為興州，凡其土人之故，吾能知之。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，又西抵於成州，過栗亭川，逾寶井堡，崖谷峻隘，十里百折，負重而上，若蹈利刃。盛秋水潦，窮冬雨雪，深泥積水，相輔為害。顛踣騰藉，血流棧道。糗糧芻槁，填谷委山；馬牛群畜，相藉物故。饟夫畢力，守卒延頸，嗷嗷之聲，其可哀也。若是者，綿三百里而餘。自長舉之西，可以導江而下，二百里而至，昔之人莫得知也。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，其可已乎？」乃出軍府之幣，以備器用，即山僦功。由是轉巨石，仆大木，焚以炎火，沃以食醯，摧其堅剛，化為灰燼。畚鍤之下，易甚朽壤，乃辟乃墾，乃宣乃理。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，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。厥功既成，咸如其素。於是決去壅土，疏導江濤，萬夫呼抃，莫不如志。雷騰雲奔，百里一瞬，既會既遠，澹為安流。烝徒謳歌，枕臥而至，戍人無虞，專力待寇。

惟我公之功，疇可侔也！而無以酬德，致其大願，又不可得命。矧公之始來，屬當惡歲，府庾甚虛，器備甚殫，饑饉昏劄，死徙充路。賴公節用愛人，克安而生，老窮有養，幼乳以遂，不問不使，咸得其志。公命鼓鑄，庫有利兵；公命屯田，師有餘糧；選徒練旅，有眾孔武；平刑議獄，有眾不黷；增石為防，膏我稻粱；歲無凶災，家有積倉；傳館是飾，旅忘其歸；杠梁以成，人不履危。若是者，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，不出四方之力，而百役已就。且我西鄙之職官，故不能具舉。惟公和恒直方，廉毅信讓，敦尚儒學，揖損貴位，率忠與仁，以厚其誠。其有可以安利於人者，行之堅勇，不俟終日，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。

昔之為國者，惟水事為重。故有障大澤，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。西門遺利，史起興歎。白圭壑鄰，孟子不與。公能夷險休勞，以惠萬代，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。是用假辭謁工，勒而存之，用永憲於後祀。

全義縣復北門記

賢者之興，而愚者之廢，廢而復之為是，循而習之為非。恒人猶且知之，不足乎列也。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，推是類以從於政，其事可少哉？

賢莫大於成功，愚莫大於吝且誣。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，衛公城之，南越以平。盧遵為全義，視其城，塞北門，鑿他雉以出。問之，其門人曰：「餘百年矣。或曰：『巫言是不利於令，故塞之。』或曰：『以賓旅之多，有懼竭其饘饋者，欲回其途，故塞之。』」遵曰：「是非吝且誣歟？賢者之作，思利乎人。反是，罪也。餘其復之。」

詢於群吏，吏葉厥謀；上於大府，大府以俞；邑人便焉，歡舞里閭。居者思正其家，行者樂出其途。由是道以廢邪，用賢棄愚，推以革物，宜民之蘇。若是而不列，殆非孔子徒也。為之記云。

永州新堂記

將為穹谷甚岩淵池於郊邑之中，則必輦山石，溝澗壑，淩絕險阻，疲極人力，乃可以有為也。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，咸無得焉。逸其人，因其地，全其天，昔之所難，今於是乎在。

永州實惟九疑之麓，其始度土者，環山為城。有石焉，翳於奧草；有泉焉，伏於土塗。蛇虺之所蟠，狸鼠之所遊，茂樹惡木，嘉葩毒卉，亂雜而爭植，號為穢墟。韋公之來既逾月，理甚無事，望其地，且異之。始命芟其蕪，行其塗，積之丘如，蠲之溷如。既焚既釃，奇勢迭出，清濁辨質，美惡異位。視其植，則清秀敷舒；視其蓄，則溶漾紆餘。怪石森然，周於四隅，或列或跪，或立或仆，竅穴逶邃，堆阜突怒。乃作棟宇，以為觀遊。凡其物類，無不合形輔勢，效伎於堂廡之下。外之連山高原，林麓之崖，間廁隱顯。邇延野綠，遠混天碧，咸會於譙門之外。

已乃延客入觀，繼以宴娛。或讚且賀，曰：「見公之作，知公之志。公之因土而得勝，

豈不欲因俗以成化？公之釋惡而取美，豈不欲除殘而佑仁？公之蠲濁而流清，豈不欲廢貪而立廉？公之居高以望遠，豈不欲家撫而戶曉？夫然，則是堂也，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？山原林麓之觀歟？將使繼公之理者，視其細，知其大也。」宗元請誌諸石，措諸屋漏，以為二千石楷法。

零陵郡復乳穴記

石鍾乳，餌之最良者也。楚、越之山多產焉，於連於韶者，獨名於世。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，以貢，則買諸他部。今刺史崔公至，逾月，穴人來以乳復告。邦人悅是祥也，雜然謠曰：「之熙熙，崔公之來。公化所徹，土石蒙烈。以為不信，起視乳穴。」穴人笑之曰：「是惡知所謂祥耶？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，徒吾役而不吾貨也，吾是以病而紿焉。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，先賴而後力，欺誣屏息，信順休洽，吾以是誠告焉。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，冰雪之所儲，豺虎之所廬。由而入者，觸昏霧，扞龍蛇。束火以知其物，縻繩以志其返。其勤若是，出又不得吾直，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？今而乃誠，吾告故也。何祥之為！」

吾聞之曰：「謠者之祥也，乃其所謂怪者也；笑者之非祥也，乃其所謂真祥者也。君子之祥也，以政不以怪，誠乎物而信乎道，人樂用命，熙熙然以效其有。斯其為政也，而獨非祥也歟！」

零陵三亭記

邑之有觀遊，或者以為非政，是大不然。夫氣煩則慮亂，視壅則志滯。君子必有遊息之物，高明之具，使之清寧平夷，恒若有餘，然後理達而事成。

零陵縣東有山麓，泉出石中，沮洳汙塗，群畜食焉，牆藩以蔽之，為縣者積數十人，莫知發視。河東薛存義，以吏能聞荊、楚間，潭部舉之，假湘源令。會零陵政厖賦擾，民訟於牧，推能濟弊，來蒞茲邑。遁逃復還，愁痛笑歌，逋租匿役，期月辨理。宿蠹藏奸，披露首服。民既卒稅，相與歡歸道途，迎賀里閭。門不施胥吏之席，耳不聞鼙鼓之召。雞豚糗酏，得及宗族。州牧尚焉，旁邑仿焉。然而未嘗以劇自撓，山水鳥魚之樂，澹然自若也。乃發牆藩，驅群畜，決疏沮洳，搜剔山麓，萬石如林，積坳為池。爰有嘉木美卉，垂水蔌峰，瓏瓏蕭條，清風自生，翠煙自留，不植而遂。魚樂廣閑，鳥慕靜深，別孕巢穴，沉浮嘯萃，不畜而富。伐木墜江，流於邑門。陶土以埴，亦在署側。人無勞力，

工得以利。乃作三亭，陟降晦明，高者冠山巔，下者俯清池。更衣膳饗，列置備具，賓以燕好，旅以館舍。高明遊息之道，具於是邑，由薛為首。

在昔裨諶謀野而獲，宓子彈琴而理。亂慮滯志，無所容入。則夫觀遊者，果為政之具歟？薛之志，其果出於是歟？及其弊也，則以玩替政，以荒去理。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，則邑民之福，其可既乎？余愛其始，而欲久其道，乃撰其事以書於石。薛拜手曰：「吾誌也。」遂刻之。

道州毀鼻亭神記

鼻亭神，象祠也。不知何自始立，因而勿除，完而恒新，相傳且千歲。

元和九年，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，除穢革邪，敷和於下。州之罷人，去亂即治，變呻為謠，若痿而起，若朦而瞭，騰踴相視，歡愛克順。既底於理，公乃考民風，披地圖，得是祠。駭曰：「象之道，以為子則傲，以為弟則賊，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，以惡德而專世祀，殆非化吾人之意哉！」命亟去之。於是撤其屋，墟其地，沉其主於江。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，乃遍告於人曰：「吾聞『鬼神不歆非類』，又曰『淫祀無福』。凡天子命刺史於下，非以專土疆、督貨賄而已也。蓋將教孝悌，去奇邪，俾斯人敦忠睦友，祗肅信讓，以順於道。吾之斥是祠，以明教也。苟離於正，雖千載之違，吾得而更之，況今茲乎？苟有不善，雖異代之鬼，吾得而攘之，況斯人乎？」州民既諭，相與歌曰：「我有耆老，公燠其肌。我有病癃，公起其羸。髫童之詈，公實智之。鰥孤孔艱，公實遂之。孰尊惡德？遠矣自古。孰羨淫昏？俾我斯瞽。千歲之冥，公辟其戶。我子洎孫，延世有慕。」

宗元時謫永州，邇公之邦。聞其歌詩，以為古道罕用，賴公而存，斥一祠而二教興焉。明罰行於鬼神，愷悌達於蠻夷，不唯禁淫祀、黜非類而已。願為記以刻山石，俾知教之首。

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

弘農公刺潭三年，因東泉為池，環之九里。丘陵林麓距其涯，坨島渚洲交其中。其岸之突而出者，水縈之若玦焉。池之勝於是為最。公曰：「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。」卒授賓客之選者，譙國戴氏曰簡。為堂而居之。堂成而勝益奇，望之若連艫糜艦，與波上

下。就之顛倒萬物，遼廓眇忽。樹之松柏杉檴，被之菱芡芙蕖，鬱然而陰，粲然而榮。凡觀望浮遊之美，專於戴氏矣。

戴氏嘗以文行，累為連率所賓禮，貢之澤宮，而志不願仕。與人交，取其退讓，受諸侯之寵，不以自大，其離世歟？好孔氏書，旁及《莊》、《文》，莫不總統。以至虛為極，得受益之道，其樂道歟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。當弘農公之選，而專茲地之勝，豈易而得哉！地雖勝，得人焉而居之，則山若增而高，水若辟而廣，堂不待飾而已奐矣。戴氏以泉池為宅居，以雲物為朋徒，攄幽發粹，日與之娛，則行宜益高，文宜益峻，道宜益懋，交相讚者也。既碩其內，又揚於時，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。

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，為東池得其勝，授之得其人，豈非動而時中者歟！於戴氏堂也，見公之德，不可以不記。

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

大凡以觀遊名於代者，不過視於一方，其或傍達左右，則以為特異。至若不騖遠，不陵危，環山洄江，四出如一，誇奇競秀，咸不相讓，遍行天下者，唯是得之。

桂州多靈山，發地峭堅，林立四野。署之左曰漓水，水之中曰訾氏之洲。凡嶠南之山川，達於海上，於是畢出，而古今莫能知。元和十二年，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，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。盜遁奸革，德惠敷施，期年政成，而富且庶。當天子平淮夷，定河朔，告於諸侯，公既施慶於下，乃合僚吏，登茲以嬉。觀望悠長，悼前之遺。於是厚貨居氓，移於閑壤，伐惡木，剃奧草，前指後畫，心舒目行。忽然若飄浮上騰，以臨雲氣，萬山面內，重江束隘，聯嵐含輝，旋視具宜，常所未睹，倏然互見，以為飛舞奔走，與遊者偕來。乃經工化材，考極相方。南為燕亭，延宇垂阿，步簷更衣，周若一舍。北有崇軒，以臨千里。左浮飛閣，右列閑館。比舟為梁，與波升降。苞漓山，涵龍宮，昔之所大，蓄在亭內。日出扶桑，雲飛蒼梧，海霞島霧，來助遊物。其隙則抗月檻於回溪，出風榭於篁中。晝極其美，又益以夜。列星下布，顥氣回合，邃然萬變，若與安期、羨門接於物外。則凡名觀遊於天下者，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？

既成以燕，歡極而賀。咸曰：昔之遺勝概者，必於深山窮谷，人罕能至，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，未有直治城，挾闉闍，車輿步騎，朝過夕視，訖千百年，莫或異顧，一旦得之，遂出於他邦，雖博物辯口，莫能舉其上者。然則人之心目，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

至者耶？蓋非桂山之靈，不足以瑰觀；非是洲之曠，不足以極視；非公之鑒，不能以獨得。噫！造物者之設是久矣，而盡之於今，余其可以無藉乎！

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

冬十月，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。因高丘之阻以面勢，無樽櫨節棁之華。不斫椽，不剪茨，不列牆，以白雲為藩籬，碧山為屏風，昭其儉也。

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，馳奔雲矗，亙數十百里，尾蟠荒陬，首注大溪，諸山來朝，勢若星拱，蒼翠詭狀，綺綰繡錯。蓋天鍾秀於是，不限於遐裔也。然以壤接荒服，俗參夷徼，周王之馬跡不至，謝公之屐齒不及，岩徑蕭條，登探者以為歎。

歲在辛卯，我仲兄以方牧之命，試於是邦。夫其德及故信孚，信孚故人和，人和故政多暇。由是嘗徘徊此山，以寄勝概。乃塹乃塗，作我攸宇，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。每風止雨收，煙霞澄鮮，輒角巾鹿裘，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，步山椒而登焉。於是手揮絲桐，目送還雲，西山爽氣，在我襟袖，八極萬類，攬不盈掌。

夫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。蘭亭也，不遭右軍，則清湍修竹，蕪沒於空山矣。是亭也，僻介閩嶺，佳境罕到，不書所作，使盛跡鬱堙，是貽林澗之愧。故誌之。